

T. Ch. 9/10. 2240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8 1928

9100.471

4171

卷六之二十七

長白山錄

跨中雜記

佛解

尊潭自課

水月令

苗姓紀聞

漁洋話話

三江考

念佛三昧

文房約

21

檀

几

昭代叢書

二十一

檀凡叢書二集卷十八

武林 王無微 悼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湖 山來

長白山錄

新城王士禎阮亭著



長白山在濟南鄒平縣西南本屬長山縣縣所得名也高二千九百丈周六十里晏謨述征記云雲雨常白故又名常白司馬子微洞天福地記第六十一長在山在齊州長山縣故又名長在抱朴子曰長白泰

山之副岳。西陽雜俎曰：古肅然山也。史記封禪書：元封元年四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今以地理考之，山在泰山東北，相距三百里。安得乙卯封泰山，丙辰禪肅然？若是，速耶？金史云：肅然山在萊蕪縣。萊蕪，古嬴地，在泰山東百二十里。封禪書之言信矣。按長白山，見諸史志者，魏書在東魏郡博平縣，劉宋僑置縣也。隋書在章丘縣。金史在章丘長山二縣。唐元和郡縣圖志屬淄州長山縣。宋太平寰宇記屬齊州章丘縣。今則連峰脊嶂，跨四縣之境。

北去鄒平而近，東北去長山而遠。西章丘南淄川，實海岳之奧區，仙靈之窟宅。齊乘曰：南岱東沂之外，沂之蒙，密之九仙，卽墨之大小勞，寧海之姑餘，般陽之長白，皆齊之高大名山也。自餘不得並列。云今撫其著者，略見於篇。

會仙峰，山之最高峰也。形若覆敦，上有金母祠。上書堂在峰之南，有書堂寺。寺門巨石環抱如屏。西

有范公泉，相傳宋范仲淹讀書處。

貓頭狻猊二峰，一在書堂西，一在書堂南。

南向東折曰蘿谷。最險峻。盛夏積冰雪。

又東南曰摩訶峰。高與會仙峰埒。上有浮圖精舍。其

北大壑限之。東曰回路谷。德會水出焉。

又南曰桃花谷。曰種金頂。曰水尖頂。

太湖山在長白之南。上有石室及敗漆船。記云堯時

文物。

右長白南嶂

老人峰在會仙峰之東。其人多壽。又名黃鵠山。

鍛砧峰形如鍛砧。亦名印臺山。

于茲山與長白斷而復連。上有于茲仙翁祠。

右長白北嶂

長白兩嶂之間曰大谷。谷有二十四村。土沃而泉甘。

嘉木美箭。藿靡若鄧林。

象山 松山俱在谷中。

柳菴在大谷西最深處。下臨黛溪。卽德會水也。竹林

檀閣烟島雲林。所謂幽幽釋子。眇眇禪棲者矣。

黃鵠菴

生生菴

三賢祠在五龍池上。祀漢伏勝。宋范仲淹。元張臨。會仙峰北有望湖頂。下見濟山灤。

魯泉在望湖頂下。林壑清美。泉水尤甘。有成氏別業。唐李菴在魯泉西北二里。古有唐李二仙得道於此。玉泉菴亦有甘泉。

朝陽菴與唐李菴表裏相背。

九龍山會仙峰北來之支也。其峰有九如神龍蜿蜒。至濟山灤而止。掉尾穹脊。昂首奮鬣。形容酷肖山。北孔道曰搭山道。曰啞婦口。曰...

大谷越嶺而西曰費山。亦名費堂嶺。圖經云。鄭康成

刊注詩書之所。生細草。葉形似韭。俗謂鄭公書帶

草。金元好問濟南行記云。鄉平縣南有長白山。范

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費堂嶺。太平寰宇記

云。費山在淄川縣東北十里。三齊要記云。鄭康成

刊注詩書日棲。遲於此。齊乘嘗辨元記之譌。然謂

費山在般陽。今淄川北十里。即費堂嶺。又云。上下書

堂在費堂嶺。會仙峰下。牽合為一。亦非。蓋費山費

堂嶺。自是二山。當以費山屬鄭。費堂嶺屬范。為允。

西為鵬鶚谷

又西為鳳凰山。中有迦谷。有翔鳳菴。

醴泉寺在費堂北。宋范希文斷壘畫粥之處。公常於

寺中得窖金覆之。今寺有范公祠。南向有寶誌公

右像刻碑。北向碑有唐人文宇。齧缺過半。按史及

神僧傳。寶誌行游之地。皆在建康。長白乃拓拔魏

地。而唐碑云。直以為誌公何据耶。又洛陽伽藍

記載。後魏有沙門寶公者。能預覩三世。胡后問以

世事。寶公把粟與雞。喚朱朱。後為爾朱榮所戕。或

是此寶公。未可知也。若爾。則應稱寶公。不應稱誌公也。

富相山在魯泉東北。有乳泉。色白。宜茗。山下遠近多

紅葉。

景相公山在富相山東。下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墓。

墓上有碑。

黃山在城東南三里。與于茲山南北相望。上有碧霞

宮。

翠微遐景二亭。皆元安處士建。

山陰為兔柴明少保張公別業。有超然洞。洞中有白兔公銅像。上有半偈山房。西佳樓。禮部尚書董其昌作兔柴記。

李氏嘯園。在長白山之陰。修竹萬挺。俯臨潔溪。園中有皆山亭。是東谷先生張茂蘭故居。

繡江源。出長白山南百脉泉。元好問詩。長白山前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蒼烟收不起。濟南行記云。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叅佐

張子鈞。張飛卿。觴子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

樂府皆京國之舊

潔水。即楊緒水源。出長白山之陽。俗曰獮。

德會水。出摩訶峰下。齊乘曰蒙水。俗曰沙河。

魚子溝水。水經注。瀧水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

水南出長白山柳或作柳泉口。即陳仲子夫妻之所

隱也。北流注於瀧水。

魚子溝。曲流至黃山南。如月半規。日月河多水。竹明

少保張公別業。

醴泉。在寺東。山麓有亭。久廢。先曾祖司徒府君題名。

石碣尚存

澣山灤在九龍山西。醴泉寺北。中多芙蓉菱芡。菱蘆魚蚌之產。漁舟虎落。交於山麓。周迴三十里。蓋潔水之委也。灤中有墨王亭。乃族祖洞庭別業。按米芾稱法書曰。墨王見陸友仁研北雜志。

其人物。於陵仲子。顧野王。輿地志云。齊城西南百五十里。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太平寰宇志引之。按山在齊城東北。非西南也。唐張說詩。昔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賃妻織屨。樂亦在其中。豈

無窮賤。苦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江上。於陵人濟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高士傳曰。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身自織屨。妻擘繡。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

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入灌園。

唐長白山人邵貞一。武氏革命。終身不仕。見唐書。

元張臨。字慎與。讀書長白山。號長白先生。明少保張

公延登。作長白先生祠記。

處士安仁甫。隱居黃山。

流寓明宋。登春禮部尚書。徐學謨。鷺池生。傳云。遊齊

魯。居長白山廢寺。出所攜漢魏三唐詩。閉關揣摩。

三年而大就

仙釋毛真人。司馬承禎云。長在山。在齊州長山縣。毛

真人治之。

白兔公。唐韓翃送齊山人歸長白山詩。舊事仙人白

兔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

山。萬木中。彭祖經。彭祖弟子白兔公子。青衣鳥

公。秀。睂。公。離。婁。公。高。丘。子。等。皆。歷。數。百。歲。

于茲仙翁。

西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南

長白山錄

燕世桑門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

又云。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

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乃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敘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二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此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

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一大冢。什屈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於垣冢。一作垣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俄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

又云：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郗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晶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

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龜。敬伯死。刀

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大唐齊州章丘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京大薦福寺奉勅。慶。綴文沙門玄傘。薦

福寺。翻經院。按勒沙門正智寺都維。僧道寂

建此寺。

曇花未出。庸詎知寂滅之名。覺日猶。曷嘗識苦

空之相。夫金儀下降。舍靈。淨月之光。寶教有流。

雲之潤。三車。駕。化工。香不息。所以化身

周流於別土。神。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形。一萬

菩薩。納景涼臺觀。背嶺以宣慈。清辨起。未掩

白足。佛法之。月。咸。王城之舍蓋。生。道

境發。若不人。具。諦幢高。者與今此醴泉

寺者。是宋齊。經文師。身之菩薩。遊神境。

來。屈茲山。棲託巖阿。聿修禪寂。以為此地。立武之分。

青龍。首以開疆。據天齊。而劃野。却。尚父之

長白山錄。二集

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國爾其常白山者廼摩天

地闕一掩映蔽虧抱泉石以娛神出雲霞而養性山毛

地髮名花將軟草連芳闕二十人闕二繪闕二形勝闕二招提

自後七級崇圖闕一起舍佉之才五層系闕一重標戰勝

之門海目山亭妙相殫於變態虹梁鳥革大壯闕三綵

畫闕二塵凡闕二香闕一水調八解之闕一風闕一五音之說息

心之輩見流注以超昇廻面之徒仰幽闕而悟入時

逢闕二代屬闕三十金林玉闕一寥落幽巖我國家灌頂四

天纂圖千帝以佛乘為為馬用道品為城郭八方起

塔闕一道形九闕一聚鹽情殷闕三十佛闕二此精廬闕一通堯

日三齊族姓向梵境以翹誠四履闕二仰釋天而矯首

又屬中宗孝和皇帝龍興漢道馬入天經闕二十周法

界去景龍二年歲次景子爰有齊州正智寺都維僧

仁万俗姓李字道寂慨茲隳墜抗表闕一宗天鑒至誠

特賜名闕三十否而還泰山靈掩以重開法俗歡康人

神一悅初師之行進表也夢乘船上山及翌闕一赴朝

所引無礙豈非興廢闕一定通闕一懸期闕二十傲裝東上

將闕二州闕一三藏義淨法師各代高僧天下重德先奉

勅於大薦福寺闕三律以闕六勝緣闕一城在東倍增闕二十

四闕一降靈五闕一德闕一人天之表名揚宇宙之間聖闕一

難闕一神功叵測及將命星發載達京闕十時有闕三十身闕四

輟絃歌歲闕三即以二月八日親率闔境老幼大會

新寺表慶天恩又於闕二之闕一尊卑就列雁行齊聽闕三

忽見有醴泉闕四三四尺淡淡三尺餘色淨味甘爰

符瑞典挹酌同飲咸覺蠲痼豈不以闕一福闕一圓三靈

允答光揚寶闕一滋液金場故闕二十上聞闕一垂感有勅

改名為醴泉寺仍更抽入開九僧住持行道自玄波

再委闕一題重開日殿赫而闕一昇月宮華而桂滿若乃

海精勤以齊淡戒月澄空闕二密霧禪燈焰室巧避

輕風濯闕二之龍闕一洗毗闕一之鳥眼長祛五住遠効四

心刷闕一雁以飛雲轡闕二十捨生之地續桂闕一有情根

軌足方闕一鳴金鼓闕一功不朽流福無窮斯並先帝之

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遊戲生死

示闕二十儼如親對即平時所將黑犬亦案具闕一厥闕二

無願不從迺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廟前少土和水服

之應時便愈遺形是託神靈保持由是闕二十梁寺史

得師本俗姓朱氏金城人也少出家闕一道林寺僧儉

法師為和上業存禪闕一宋太始初漸彰異迹居止不

定飲食無時長髮跣足每闕二十詞同識記言不虛發

應驗如神或闕一視通於北闕一分形遍於南國奇怪忽

恍不可殫論以天監十三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八日

闕二十相奄然示終時有異香闕二芬馥特勅厚加殯送

葬於鍾山獨能阜仍於墓所闕一開善精舍勅陸倕製

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陰闕二十生及其去也以精

靈度物哀憐庶類福祚皇王且彼託鍾山此依常白

彼葬龍阜此闕一龍臺前王挹風建開善之墳闕一後帝

傾闕二醴闕二十至今大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帝御

天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無盡

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現之梗慨闕二十之闕一衆

所未諒恭敬者隨時受福疑慢者應念立徵事迹繁

夥不可備載當嘉聲上徹先帝命左臺監察御史宋

務先親加檢覆闕二十八正所以知歸闕一緣獲未

曾有闕一復命倍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符北極露冕

東藩闕一雨逐於行車仁風隨於轉扇黃金闕二十追鳥

長白山錄

跡於上乘想闕六繩寶地闕一動天宮薦瑞香園延光帝

載縣丞主簿縣尉闕一舍闕四十三羣物揚船彼岸錄事闕三

鄉闕一等門滋蘭闕四芽忠信滿於州閭因果闕一於闕四虔

命闕一奉闕三十九地荷於津通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

秩矣金闕三諸佛之正道通矣迷津闕一路菩薩運載之

乘行矣闕八之闕二十况玄天大造充溢於盡空淨域鴻

緣牢籠于無外昔迦闕三如來垂讚歎之闕一彌勒當闕三

表歌揚之偈若稽古訓式樹闕一碑仍於闕二十銘曰義

天兆昧優花未披但逃五蘊孰辨三伊闕一火宅耀我

金儀神足繼軌闕一揚蕤闕一有闕一成觀方闕一載表靈

開闕二十網煅我寶地壞我金場花殘鷺沼烟輟龍

香霞標歇滅石徑荒涼闕三萬寓乘皇千齡纂帝日月

連闕一飛行闕一契闕一念新闕五高闕二十精標五門玉墀似

感銀闕一興存闕五欲赴天泉闕一規國德寄誠墳廟傳詞

翰墨瑞醴通流嘉祥允塞重光佛闕一題宸極闕六紺軒

加闕二十沙闕七先帝聖靈聿資神境冥扶默贊分形散

影既墓彼山又墳茲嶺寶鐸雙振金繩共炳化闕三真

身永永闕八功闕一泉闕五天闕二十宣聞諸典故鑄金鏤玉

檀几養書長白山錄

道該緇素。式讚王猷。闕二淨度。勒像賢劫。刊碑覺路。其

開元三年歲次乙卯二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闕下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侍中景公

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

賜緋衣袋臣扈載奉勅撰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勅書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奢龍。祝融能辨方域。以

制區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

禮樂。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闕五焉。三政嗣興。圖史

寢盛。彌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絢績功業。垂

其訓。聚而為墳典。形其美。流而為歌頌。陋篆籀之質

略。我則潤之。闕五之淪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

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

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皇朝元佐。闕三顯德

二祀。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

殲奪之念。制贈侍中。遣使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闕三

詔詞臣闕文闕琰盛矣闕孔悝彝鼎不出廟門杜預

豐碑空沈漢水姑自矜于名氏誠未顯于邦家與夫

輝煌帝恩導揚休烈闕者可同日而語也闕綸有直

而敘之用不顯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于芊

姓從楚王于夢澤差闕侍臣畫漢闕于雲臺丹推名

將濟美垂闕生偉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為川

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遁絕世高臥于是者足以

顯氣而為闕生于是者足以闕而為世傑故公之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閏皆貞

晦不仕介享天爵而巢許闕仲曰篆公闕世闕聿

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也本

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闕以闕開

物成務者闕所於此闕以公輔之位必由稽古升廊

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則

賢哲之闕為吏於清陽闕掾於高密郡秩滿而闕授

范縣令大鵬之翼鍛北溟以未舒蟄雷之聲殷南山

而不闕然則闕子之闕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

量不能局故公之佐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

書也。人謂其闕八邑恪闕一以闕一使闕一政闕一而從入者則

人謂其賢且能矣。粵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

之期。遇屯而勃起。闕十礪闕一璠闕一璜闕一我大周聖神恭肅

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漢室。為北藩於魏邦。初筵既

開。得賢斯盛。於是我公闕九而君臣之闕九龍飛在天。躬

載曜靈。至於霄極。皇業肇建。制以公為秋曹郎。進階

至朝散大夫。而闕九萬闕一之樞。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

經久制。大命日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

重矣。而公闕九忠而賢闕一公為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

士。尋轉諫議大夫。充職。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

而并人。乘我大喪。擁眾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

命大臣。保釐闕七于公仍拜貳卿闕九振帝伐張黃鉞。白

旄殪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言旋。大禋既

已平。九服又已定。闕四時惟輔臣。而公昌言可闕八聖謨

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六府肇修。兵

賦元大邦之調用。闕五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闕十哉大

用逢時。洪均在手。資忠孝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而

盡悴之勞。因成美疢。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

闕一專闕七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

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漿屢絕

哀與性盡臥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闕七觀夫公之行

事則其道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

審審焉無所忌耿介以自立強幹以自闕一故其仕也

闕一一命之卑闕一三闕六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乘

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

儼信等闕三靈闕一光闕二丞當翼翼賢人闕九子事終之禮

佳城閉日長楸篳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白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

魂遊故鄉闕一高山兮峩峩逝水兮驚波闕一而闕一死闕十

山有頽坂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獨遠

猗歟公兮時用不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申

董其昌兔柴記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

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

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有書有酒有歌有絃者實為衣冠集許之助溫公之

獨樂卒成謝傅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公。兔柴記其疏泉斲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領衆正稱耆宿。雖業在匡時。而尋盟之猿鶴。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驟鐸馬通之外。別無生活。卽回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亦僅付園丁筦鑰。作者游者。賓主誰分。求其如白傅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况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華裔之望。如溫國者哉。

是在兔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着置几案。日夕游於桃烟庭滌。煩磯竹里館。茱萸泝中。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大忘人世之家具。略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是爲異爾。
張延登長白山祠記。鄒平縣南十里。層巒疊嶂。直綿如翠屏者。長白山也。元張先生臨。字慎與。嘗讀書山中。淹貫經史。教授生徒。三徵不起。稱長白先生云。明興。建徵士坊以旌之。縣東七里。相傳爲先生讀書

故址。成化間。知縣嵩縣李君。卽其地建祠。號長白書院。嘉靖丙辰。龍岡馮君益爲增飾。萬曆己卯。朝議大撤天下書院。先生祠宜在毀中。余大父封公請於知縣豐海李君。輸價畱其地。至歲戊子。先君子中丞公乃剏室三楹。置舊像其中。改稱曰長白先生祠。延登曰。余小子生也。晚聞見淺眇。先生嘉言遺行。揆羅無所表見。惟元太史明善爲先尹完顏去思記。稱與齊處士張臨善。楊維禎鐵崖集。鮑孝子志載先生至元間。由丘園官至祭酒。狀元張起巖中丞張朴大參張

誠等皆先生門人之顯者。又縣北地名河溝。有先生爲其父阡表。殘蝕不可盡辨。中自云。爲司業貳上座。僅半載。足占廉夫之言。非盡訛。豈先生初年。丁順帝星變。改元徵薦儒臣。不得已暫出。後見世亂。遂棄官歸。堅臥不復起。如晉陶靖節。初爲彭澤令。後仍稱處士者哉。不然。元太史與先生同時。國初去元未久。何以稱處士徵士。里人高其義。至今不忘也。余一日登長白山五龍池。上有三賢祠。不知翺自何時。中祀伏生。范文正公。并先生而三矣。夫伏生口授遺經。羽翼

絕學希文流。寓醴泉。後叅大政。厥功爛焉。兩公者。誠
爲不朽。先生遺榮歸田野。授徒自樂。不必著述乎文
章。聲施乎竹帛。而唯自甘澹靜。夷然自托於隱君子
之列。百世之下。聞風而俎豆之。古稱太上立德。豈其
人與。

長白山有明僧宗泐詩帖。凡古今詩十五首。自題云。
持鉢過長白。宿劉老別業。書之。永樂二年九月天台
釋宗泐。李攀龍跋云。此長白名蹟也。按泐季潭以胡
惟庸之獄。連染免死。發往槎峰。與做散僧。渡江至江

浦石佛寺示寂。事在洪武中。而此署永樂二年。謬矣。
戶部尚書邊貢詩。朝望長白山。暮望長白山。山色有
朝暮。吾心常自閑。
吏部尚書楊巍詩。君家長白山。中有醴泉寺。垂老不
能遊。笑我緣何事。君今訪我來。更復談清致。一泉生
峰頂。亂流到平地。范公讀書堂。四時罨蒼翠。豈惟山
水佳。其人亦相似。酌君一杯酒。相看各意氣。白雲逐
君來。使我生遐思。
崧少山人張鯤石刻絕句。在醴泉寺范祠。危閣烟霞

出峰簷麋鹿來春泉落西澗。聲遠讀書臺。風晝谿楊
 色烟春崑蕙香。人言背絕壑。纔是上書堂。山護埋金
 窟。泉通畫粥廚。傳經衣鉢在。常伴老龍圖。靈刹羣峰
 合。名祠半日遊。難逢浮海術。易集下山愁。按鯤鈞州
 人。今屬嘉靖間官副使。今猶存。來更於新。流經一泉。

古栗老友碑。明少保張公延登書。在黛溪側。
 隋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賊。
 所向皆捷。時孟讓王薄衆十餘萬。據長白。羣賊歌之
 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良官軍千

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先生此錄已刻于漁洋山人集中。丁丑春復以
 鈔本見寄。較之刻本稍詳。此帙悉從鈔本。恐觀
 者謂有異同。附識于此。以誌所從來。云新安張

潮識

新王士禎阮亭述

曹縣古北亭也。頗大河。其人習知水候。偶得
 無名氏水候占一卷。其詞頗近古。因稍校次

之。爲水月合一篇。如左。清詞頗近古。因稍校次

正。月。立。春。後。風。動。泉。涌。山。中。積。水。映。水。而。下。河。乃。暴

長白山錄

身白山巖

出峰簷。麋鹿來春泉。落西澗。聲遠讀書臺。風書谿楊。色烟春。品蕙香。人言背絕壑。纒是上書堂。山護埋金。窟泉通。畫粥廚。傳經衣鉢在。常伴老龍圖。靈糾羣峰。合名祠。半日遊。難逢浮游術。易集下山愁。披鯉釣州。人言。問官副使。

昔聞休異同。州巖千北。以歸浪。發來云。薛安。本具密。煉之。陵本。信。北。神。悉。發。途。本。恐。購。式。主。北。糴。日。陵。干。煎。羊。山。人。聚。中。丁。任。春。奠。以。萬。興。只。出。樂。公。策。六。頌。

檀几叢書二集卷十九

武林 王 焯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水月令

新城王士禎阮亭述

曹縣古北毫地瀕大河。其人習知水候。偶得無名氏水候占一卷。其詞頗近古。因稍芟次之。為水月令一篇。如左。備河渠參考焉。

正月立春後。風動泉涌。山中積水。挾冰而下。河乃暴

漲曰擠凌水。

二月陽氣上升地脉潛行春雨霖霖溪澗滿盈滙之

大河波瀾驟驚是時桃始華曰桃花水。

清明治河使者以少牢祭立標水頭刻時更番覘候

水痕每添一寸夏秋之交輒一尺曰清明水亦曰信

水。

三月蕪菁花開曰菜花水。

四月麥苗剡剡山蛆浮出漁人網得知高源之有漲

曰麥芒水。

蜀土人謂之山蛆生山鱗重不過一斤崇禎辛未浮河而下或至六七斤未幾失荆

逢口漂

沒萬家

五月曰瓜蔓水。

六月溪山窮陰堅冰始泮萬山合流沃宕山石水帶

馨腥曰山馨水。

七月豆花方盛曰豆花水南華云秋水時至百川灌

河是時隄防始急。

八月葵藞花盛曰游龍水土人謂龍出遊行非也龍

以八月為夜游龍水蓼也。

九月九日曰重陽水十七日俗謂河伯生辰雖三秋

禮記卷十九 水月令

旱乾。是日水必溢。

十月。霜降水眠。河流既道。如一槽然。曰復槽水。

十一月。斷冰雜流。槎牙寒互。曰激凌水。

十二月。大寒凝沍。一望積雪。曰冰澌水。

不時暴漲。曰客水。

全河大流。乘勢直趨。迅如陣馬。與岸齟齬。節迫不轉。

後隊分騎。曰倒洋水。

半高半低。兩際相夾。勢如對案。形如削瓜。曰切水。

磬

去切

欵發欵止。莫知去來。一波皺起。如銀濤堆。曰河喘水。

此水見當大水。

斷壠巉巉。盤渦激蕩。崩高穴深。聲容百狀。曰聚灣水。

一灣既過。河直流妥。溶溶澹澹。聲響不作。曰入流水。

大流漂漲。餘力奔赴。水高岸平。勢猛浪怒。加以沙中。

坎窞。行險而躍。或如人立。或如鵠翔。湲不沒膝。波轟。

滅頂。聲吼遠邇。如鳴蒲牢。曰刮灘水。水雖淺。不可涉。

鳴鈺伐鼓。飛水如織。雲霧四塞。羣鷺翔之。曰崩灘水。

岸雖高。不可近。

移。猗。橫。注。側。力。全。出。避。射。如。弓。巧。機。滾。入。曰。劄。岸。水。
 盈。科。溢。漕。溯。湃。平。進。陵。谷。失。形。山。澤。莫。辨。曰。抹。岸。水。
 埽。壩。敞。朽。潛。流。漱。下。圻。坦。洪。中。罅。危。奔。馬。曰。塌。岸。水。
 風。浪。旋。激。蹲。崖。伏。候。一。波。凌。厲。萬。波。騰。湊。曰。捲。岸。水。
 遠。勢。初。近。後。浪。停。隨。呼。吸。繼。進。濤。聲。四。馳。曰。上。展。水。
 平。流。徐。進。押。浪。轉。灣。旅。酬。未。畢。鞞。鞞。鳴。弦。曰。下。展。水。
 上。展。有。盡。下。展。多。力。
 皚。如。汎。雪。矯。如。奔。羊。水。花。詭。激。靜。躁。靡。常。曰。竄。窳。水。
 險。過。怒。息。勢。大。徐。起。細。浪。不。生。波。如。屋。裏。曰。篤。浪。水。

亦曰大潮水。行舟遇之多溺。又有移岸水。駁灘

水。夾岸水。閃灘水。藏岸水。分脊水。爭龍
 水。透厓水。遠灘水。總之力猛則勢雄。流急則節
 險。樂曰神水。

西河毛奇齡大可著

江之為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焉。貢。周。禮。職。
 方。氏。爾。雅。國。語。水。經。注。史。記。吳。都。賦。吳。越。春。秋。諸。書。
 而。特。其。所。為。註。言。人。人。殊。卒。莫。得。而。指。定。之。夫。請。書。
 通。大。義。自。昔。已。然。况。古。今。山。川。變。遷。變。耳。日。跡。跡。
 檀几叢書 水月令 卷十九 四

檀几叢書 水民命

四

發。橫。注。側。力。全。出。避。身。如。巧。機。溪。入。日。初。岸。水。
種。溢。漕。湖。并。平。道。陵。各。失。形。山。澤。莫。辨。日。林。岸。水。
壩。故。初。潛。流。漸。下。坳。坦。洪。中。鉅。危。奔。馬。日。壩。岸。水。
風。浪。激。踏。崖。伏。候。一。波。交。屬。萬。波。騰。湧。日。壩。岸。水。
之。勢。初。起。後。浪。傳。隨。呼。吸。繼。進。濤。聲。四。馳。日。壩。岸。水。
劍。渠。日。輒。水。

水。 委。里。水。 蕞。羈。水。 蘇。之。水。 蘇。俱。雙。淋。流。急。隕。前。
水。 夾。嶺。水。 閃。巖。水。 蕪。嶺。水。 伏。脊。水。 牽。龍。
亦。曰。大。隴。水。 伏。良。巖。之。冬。融。 又。有。蘇。嶺。水。 蘇。嶺。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三江考

西河毛奇齡大可著

三江之為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禹貢。周禮。職
方氏。爾雅。國語。水經注。史記。吳都賦。吳越春秋諸書。
而特其所為註。言人人殊。卒莫得而指定之。夫讀書
通大義。自昔已然。况古今山川。陵谷遷變。耳目踪跡。

未必悉合。泥古者無所于通。而揣摩臆度之見。又未
可為據。然而大概可睹也。考禹貢有曰。三江既入。而
孔氏為傳。則曰。自彭蠡江分為三江。而入震澤。夫彭
蠡未嘗分為三也。且彭蠡亦未嘗入震澤也。周禮有
曰。其川三江。而賈公彥為疏。則曰。大江至尋陽而合
為一。至揚州入彭蠡。而復分為三。而後入于海。夫公
彥雖不以三江之入為入震澤。然而彭蠡在尋陽之
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
又分。且聞彭蠡入江矣。未聞彭蠡能入海也。至若禹

貢導水。則復有東為中江。東為江北之文。而漢地理
志附會其說。遂以吳縣南一水。東入海者為南江。蕪
湖西一水。東至陽羨入海者為中江。毗陵北一水。東
入海者為北江。夫毗陵北一水。即大江也。夫仍以大
江為三江之一。既已不倫。而又其所謂南江者。則經
無明文。徒以北江中江。而推類言之。且經之所稱中
江北江。無非大江。今但以北江為大江。而中江不然。
則又何也。乃若郭璞註爾雅。則以岷江浙江松江當
之。夫浙江松江固矣。岷江即大江。按周禮職方氏。其

在荆州則曰其川江漢。而于揚州則曰其川三江。夫猶之岷江江漢一江。而旣以表荆。復以之表揚。不其紊乎。乃若吳都賦註。則以爲松江婁江東江。而宋儒註禹貢因之。夫松江似矣。而東江則自昔迄今。必無其地。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入海已耳。亦未聞入海之江有三也。不善讀書者。泥于禹貢之文。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則必震澤之定。有藉于三江之人。而後可。夫文無定形。或對舉而分標。或連稱而轉見。彼我叅合。亦各有義。如必以旣入爲泥。則禹貢兗州有曰

雷夏旣澤。漣沮會同。青州有曰。嶠夷旣略。濰淄其道。將必雷夏澤。而後漣沮同。嶠夷略。而後濰淄道乎。抑非乎。夫事不証。今仍當考古。夫三江之說。于今已不合矣。請卽以古較之。夫揚州之域。其地甚廣。其爲川爲浸。爲澤。爲藪。亦甚不少。如必拘旣人之文。而限于一地。則職方氏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假使具區爲五湖之始。而三江卽五湖之終。則猶之五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氏何掌。周禮何書。而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川

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不幾小揚州而笑職方之陋哉。然則如何。曰韋昭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夫揚州之水亦有大江。其言彭蠡則已。該大江之勝矣。而于是南及松江則震澤之下流也。而于是又南及浙江浙江卽錢唐也。卽水經注所爲漸江者也。而于是又東及浙東之水曰浦陽江浦陽江者與錢唐異源而殊流者也。其後雖同流然其殊者自在也。蓋浙之入海力大身雄。其爲水長亘千餘里。湯湯下溲歸于尾閭。此易曉也。松之人海則吳淞支流分

而爲婁。雖其入海處踪跡未明。渺不及浙江之萬之一。然猶易曉也。惟浦陽入海。酈道元水經注南國頗略。遂訛爲入江。不知浦陽者發源于烏傷而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返永興之東而北入于海。其在入海之上流卽今之錢清江也。其接錢清之下流卽今之三江口也。故明世紹興知府戴君湯君。隲郡水利。則上過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下濬浦陽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其在錢清相接之口名三江口。其在海口之城名三江城。置衛名三江衛。建閘于

其上以司啓閉名三江。開其尚名三江。則自古相仍。幾微不斷。餼羊名存。夫亦可以爲據矣。至若水經注記臨平湖。則又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疑庾仲初作吳都賦。註所稱松江。婁江。東江者。未必不卽指松江。婁與浦陽。而後人誤釋之。而求之吳淞之左右。毋怪乎求之千餘年。而終不得其地也。要之浦陽。本獨入海。而由諸暨。而山陰。而蕭山。其中經流。雖多沿革。而入海之道。依然如故。此可驗耳。若非浦陽。則岷江。松江。婁江。皆吳地也。國語曰。夫吳之

與越。仇讐戰伐之國也。三江環之。夫松江。則焉能環越哉。且國語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吳耶。若非浦陽。則盡屬吳地。而反曰。吳將與我爭吳地之利。是妄語也。且不聞范蠡之去越乎。吳越春秋曰。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夫惟浦陽爲三江之口。則蠡之去越。將必出浦陽。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國語所謂遂乘輕舟。而入五湖者。是也。如以爲松江。婁江。則松江。婁者。五湖之下流也。豈有出松江。而反入湖者。古文具在。而學者貿貿。究至堅持其說。

必欲執三吳水利以註古經。夫水利焉能註古經矣。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一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黔中雜記

新安黃元治涵齋著

康熙二十有二年癸亥。余奉除書判平遠。冬十月抵任。越明年甲子春正月。府改爲州。余與太守孫茲菴先生。遂皆以二月去。計余受事僅百日。於茲土無毫髮補益。而諸苗父老反以余兩人速去相歎惜於此。

見荒徼人心猶足與爲善。余與官斯土者仁漸義摩。導苗民於爲善之路。爰取風土略記之以告後之君子。平遠爲水西安氏比喇地。自康熙某年吳三桂破水西安坤誅滅。奄有其地。遂建置府治。與大定黔西威寧並稱新疆。而平遠實爲三府冠。東連新貴。南距鎮寧。東北爲黔西界。西爲雲南霑益界。城北門五里卽大定界。又北爲威寧界。惟霑益界爲最遠。截彼補此。地可三百里云。其城土牆厚尺許。高不能丈。遇霪雨卽頽塌。修築無虛歲。虎豹麋鹿亦時時遊城中。府

廳皆草舍。背負石山。巘巖峭拔。如劍豎戟。張衛衙之牆以竹罅。隙珊珊。內可窺。而盡川堂。而外梁柱傾欹。門壁空洞。兵家雞鴨犬豕。悉雜入。而臥於堂上。其往來街市者。或憚紆途。則往往徑此。以取捷。莫能禁止。其城郭官廨。乃如此。府故有巒宮。自逆賊拆毀。兵復乘之。遂蕩然無有一存者。先師木主。寄於僧寮。過者傷之。諸生文武可六十人。非土著。皆散處他郡邑。其城居者五六人耳。學校人文。如此其寥落也。境內頗多田。因田制里。里有九。城東爲向化。又東爲懷忠。

界新貴爲興文。北慕恩。南太平。迤西爲敦仁。崇信。去城皆不遠。獨時豐歲稔。二里懸於西北。與霑益州隣。往往有鞭長莫及之歎。歲徵糧額八千石。經亂荒蕪。今視前額減已過半矣。未二十年而田賦增損已如此。城中皆兵。惟東南二門外。流氓落落十數家。至羣苗。則皆僻居溪洞。籠箐中。如鳥獸之巢穴。不能以近人。苗非一類。若羅鬼。若狍。若白苗。黑苗。花苗。若蔡家子。龍家子。仲家子。狍。種有五。羅鬼亦分白黑。獾。二種。安氏白獾。獾也。其黑者。下安氏一等。如今頭

目阿五是。獨仲家子中頗有知文墨者。其最桀驁不馴。則惟羅鬼。諸苗莫不畏憚。尊奉之。其文字語言不可曉。字多方形。間亦有能爲漢語者。飲食起居。諸苗亦相若。惟衣裳顏色則各從其類。如白苗衣白。黑苗衣青。是也。其男子非充隸役。不薙髮。髮上束。復以青布疊寸濶。自腦後經兩耳。結于前。餘其末。并髮紉之作尖髻。坐額上。蟠曲如螺。面垢不甚澣。衣止齊膝。膝以下。布裹之。草履。足背類象皮。腰皮帶朱髹。附帶右有皮夾袋。袋外插短刀。肩不能擔。凡薪米之屬。悉背

負善走躡懸崖捷于猿鳥結寨而居屋以草編箐爲
牆梁柱無鑿柄以葛藤裹束其椳杪無衾枕褥席眠
則藉草天寒則披篔簹夜則燒煤稍富者得衣氈然無
袖拘其左右使圓之以襯兩肩至胸項之間結以帶
頗力耕稻熟則剪其穗束而跨諸屋梁俟極乾舂而
糶之或以易鹽布自飯稗米土碗出門則以竹篾結
兩甃如碗大一盛飯而一覆之以繩繫腰上遇澗泉
則以小木瓢汲洵而下得鹽少許置掌心舐之味甘
於肉矣見官府故作畏謹狀其心至詭譎不可測然

諭以誠信亦每折服其技善殺弩及鳥鎗與連刀挾
仇怨則殺人父母死無棺夾以兩木板而橫葬之擊
鼓吹喇親戚宰牛羊雞豕以助名曰作戛勢挾弱苗
苛索所有名曰扯手其婦人衣長領裙襖百疊文如
錦如繡而粗澀又如氈氍亦草屨頭髻或中或偏或
貼銀雲額或髮際橫一梳而罩以青布無婚娶禮女
子踏歌男子吹蘆笙和之音調諧則配合行必以羣
或采茶采薪采野菜亦背負如男子此諸苗之俗如
此其山盤裹層疊峰巒多倒側極類苗子撮髻環城

諸山。峴巘而少樹。豐茅曲塢。虎豹吠之。冬則泐山而
焚。千嶂如炭。山之陰。卽茂林翳天。人跡罕到。山鬼往
往。吟嘯于其間。雲罩巔頂。卽大雨。雨必連旬。及冬則
白氣彌山。望之如雪。寒凝草樹。皆成冰。如瑤花玉筍。
堅厚圓潤。絕非積雪之比。土人謂之凌山。多怪石。如
百獸蹲舞。首昂尾掉。欲起而搏人。又多怪洞。恢敞屈
奧。中有淡潭。爲蛟龍窟宅。頂懸石乳。狀類難名。巖隙
漏天。陰濕鬱蒸。以故多雨。其水惟簸。朶河最大。淡數
十丈。沉碧不流。臨之令人毛骨。兩岸危峰。礙目密樹。

蒙烟虎嘯猿啼。人聲斷絕。雖高卓之士。過此不能不
悄然而悲矣。至穿城一水。發源鳳皇山下。行數里。水
忽斷。溪底攢石聳角。穿空翔飛。兩岸者如大風吹烈。
焰而捲狂瀾也。溪自城南入。接東南兩龍潭。水合流
出北門。又合別流。東北行十五里。復忽斷。高山阻截。
水乃厚蓄其力。衝山腹而洞之。遂貫穿以行。漁舟然
炬入窮之。莫知所底。山水之怪險。有如此。其產則漆。
雄黃。黑鉛。皮器。小馬。熊膽。麝香。雞蹤。鸚鵡。白鷗。箐雞。
雞。長尾。白羽。而黑其邊。周圍如淡墨之所畫。極可觀。

然苟畜於家。見人輒避。又有黃連。桔梗。柴胡。白芨。柴胡英似野芹。土人采而藿之。謂之羅鬼菜。白芨根似葶藶。苗婦取以浣衣。甚潔白。其花似蘭而色紅。亦最艷。然而不香。此與箐雞羽毛。徒有文采而皆不適於用也。其道路關隘。則紆屈羊腸。苗賊嘯呼剽掠。出沒如鬼蜮。東路由威清入。有象鼻嶺。險絕。嶺下卽簸朶河。渡河爲雷打坡。坡頂大寨。名崖上。兵踞崖巔。下跨大河。以捉象鼻。則威清之路。可以無梗。東北路來自黔西者。爲紅崖。爲猓結河。河之南爲白沙塘。崇坡密

箐行者。膽掉。從大定入。爲北路。自比度坡過六歸河。南上青岡嶺。嶺路通天。飛鳥欲絕。說者謂屯兵白沙塘。東渡猓結。以扼紅崖之險。結壘而戍青岡。北阻六歸。而策大定。兵據比度坡。以爲藩籬。如此則三府相爲犄角。賊不敢出。兔窟而陸梁矣。府治西南行爲鳳皇山。高三十里。頂平濶。山麓坦衍。穆將軍戰壘在焉。山鳳皇山六十里。至鎮寧三岔河。卽吳三桂積米接濟。平遠兵糧處。今其倉尚在。似未可廢。以鳳皇山爲首象鼻嶺。爲尾。連帶黔大。以爲羽翼。則平遠腹心可

帖席臥矣。其要害大略如此。至諸苗各有寨。寨有頭日。阿五爲之魁。阿五者。安坤奴也。坤死。五逸去。迨吳三桂反。五欲挾還水西地。亦稍爲之助。適穆將軍提大兵恢復新疆。五乃翻然出迎。捐米數千石餉兵。將軍以爲功。故自是遠近無不知水西有頭日阿五者。先是安坤妻祿氏烏蒙女也。安坤旣誅。祿氏逃入烏蒙。垂二十年矣。三桂滅。阿五乃奉其主母。自烏蒙歸舊巢。謂祿氏有遺腹子。名勝祖云。未幾有告阿五謀反者。大定張總鎮逮而鞠之。謂其罪當誅。祿氏急。乃

愬總鎮實誣。祿總鎮竟削職。而阿五晏然。

天子

復念捐米功。授勝祖宣慰司銜。阿五六品長官司

銜。此今甲子年平遠府改州時事也。大抵苗獮自漢

唐以來。未嘗郡縣治也。及今建置未久。又煽于逆氛。

雖已平復。然欲其一旦皆帖然而蹈詩書禮義之軌。

此實難矣。當置郡之初。設知府通判推官以治之。未

幾推官裁。而知府尊崇。佐以通判。仍足以樹恩威。而

廣彈壓。矧又有協將屯重兵鎮之。故諸苗俛首以就

羈縻。不敢動。乃前之議者。謂挈土地還之。可坐而受

其貢獻。今之議者。又謂滇黔已蕩平。兵應裁。平遠兵二千二百。應裁四之一。然旣建爲府矣。苗獮亦赤子也。已視爲子。苟又以子不肖。不習知詩書禮義。將舉而度外置之。彼如出柙之虎。兕弄其毒。弩長刀之舊技。攘臂而咆哮。其孰能禁之。且府又改爲州矣。彼視州官。不能如太守之尊崇。此其心亦稍稍菲薄之。而勝祖阿五。又已受宣慰長官之銜。諸酋繫心。此其勢又足以抗衡。挾其抗衡之勢而行。以菲薄之心。使復無重兵彈壓之。官長將有所難堪。此如水行亂石。

中勢必激而爲波濤。高隄厚岸。彼猶將薄之。顧可自撤其防耶。是惟官斯土者。清儉持身。行仁布義。推誠以感動之。而鎮將復時加訓練。積威聲而強根本。則患消於未萌。澤流於漸染。庶使其趨善如歸。而化爲詩書禮義之俗歟。

王阮亭先生曰。文不過二千餘言耳。而山川之阨塞。風土之險惡。巖壑之幽奧。兵食之利害。善後之機宜。無不備具于尺幅之內。分之可作數篇大文字。合之仍是一篇。有首尾文字。真奇作也。若夫借

箸而談語有關係又不僅文筆之奇矣。

劉宐人先生曰。寫山川風俗之奇。歷歷如畫。末幅

審度時勢。條晰機宐。尤徵胸中經濟。此天地間有

數文字。

兄俞邵曰。借記風土。抒其籌邊之畫。老謀確見。非

畱心經世。讀書稽古人。不能道。李文饒。虞忠肅之

流。有事斯土者。宐置一編于座右。以為未雨之綢

繆。無徒作文字觀。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二

武林 王 暉 正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苗俗紀聞

龍眠方亨咸邵村著

自沅州以西。即多苗民。至滇黔更繁。種類甚夥。曰黑

脚苗。曰花苗。曰犵狁。曰仲家。曰蔡家。曰龍家。曰夔兒

子。曰倮羅。曰擺夷。曰羅鬼。皆苗裔也。但有生熟之異。

生者匿溪箐中。不敢出。無從見。熟者服力役。納田稅。

苗俗紀聞

與漢人等往往道上見之。男子縮髻于頂。纏以布。或青或白。少者束髮如尾。連于髻。若瓶把然。纏頭之布。綴以小貝。燦燦可觀。衣皆青布。貧者則衣草。狀若箕。衣結小密而長。等身。疑卉服之遺也。婦人髻高一尺。膏以脂。光可鑑人。婀娜及額。類疊而銳。倘所謂烏蠻髻耶。無老少。腕皆約環。環皆銀。貧者以紅銅爲之。項著銀圈。富者多至三四。耳鐙纍纍。及肩衣以五彩帛。錯如繡。衣無中衣。止板裙百折。裙亦五彩。無帛者。以花布代之。間亦純青。僅及胛。赤足草履。所居在山奧。

去孔道遠。近居之士。無不開貿易。以日所屬爲場。如寅爲虎場。卯爲兔場。各有分地。不相紊。場之日。男女畢集。商賈往焉。常往其地者。熟其風俗。云其婚也。無媒妁。男子壯而無室者。以每年六月六日。午將蹉。悉登山。四望吹樹葉。作啾啾聲。則知爲馬郎至矣。未字之女。羣往從之。任自相擇配。先合而後議婚。視女之好惡。以定聘之高下。聘無幣帛。唯牛若干。猪雞若干。父母不受聘。聘歸舅氏。云還娘錢。如女多以一婚舅家。舅則不復取聘矣。婚後不同寢處。唯私媾。俟孕而

乳始同焉。人率多力。以背負物。無七箸。以手搏食。無
竈。生火于地。懸釜以炊。老幼男婦尊卑。列無序。環釜
席地而坐。出入必佩一革囊。中納弩一。刀一。以善鬪
也。卽僱工于漢家。賃舂行汲。必佩以從。亦知孝事父
母。呼父曰阿爸。母曰摩。兄曰个。轟弟曰阿濟。妻曰買
住。如遇父母之喪。不棺不斂。刺豕烹葵。炊米釀酒。呼
其祖宗而祭之。云以化者。相托聚族。類餒其餘。羣助
以力。昇而之山。坎其土。削大木四。相土中。舉尸入而
瘞之。不封不樹。瘞後不復再至其地。歲時唯野祭耳。

祭則豕一。粗去其鬣。烹以薦。穢與血皆不除。云敬也。
無跪拜禮。惟俯伏稽顙而已。祭畢卽于野分食。盡始
歸。呼漢人爲客。客入其屋。除所貨物外。不得他攜持。
以進。蓋多所忌也。最忌者箕與籃。云其祖宗所畏。其
屋甚卑。檐可俯然。皆有樓。上居人。下卽畜雞豚牛馬。
雜穢不治。客至一寨之人。皆延至其家。爭爲設食。食
惟二器。飯一。雜肉一。器皆剝木爲之。如槽。櫪而小。卽
十數家。亦日遍之。若有至有不至。則嫌怨生焉。至食
之多寡。惟聽客不相強也。主其家者呼爲同年。同年

嫂彼則視如親戚。或欲之他寨。必遣一人伴之往來。防不虞也。或有調弄其婦者。知卽殺之。然無賴者亦常得利焉。彼中自相仇讐甚多。至不解。以及世。若世仇。不獨怨家之子弟。卽戚串及同寨者。皆不得徑仇我者。界徑必維繫之。先飮以飲食。勒盡飽。繼縛其手足。捶楚備至。令殆而盡吐其食。乃止。以長木繫其頸。械其足。使旁寨人通聞其家。令備牛馬以贖其家。不自備。責索于怨家。或怨家贖不如期。不如數。則斃之。其人斃。則怨家倍所贖牛馬之數以償。若小隙爭論。

不已。則彼此期以日。以地辨曲直。地必酌道里之中。無偏近。屆期。兩寨之人及兩家戚屬。以弓刀從左右。列中設一大鑊。滿貯水于中。置一斧。燃以沸。沸熱不可執。兩造各言是非。言竟。互鳴金。聲震林谷。企盡。彼此仰而呼天。移時。各以手入沸湯中。取斧。得斧而手無恙者爲直。焦爛者爲曲。如在左。則右者奔奔。不脫者羣執而殺之。雖死數人者。不敢校。死者家亦不敢向怨主償。云天所命也。曲者復備多牛馬。以請成。右直亦然。俗無文契。凡稱貸交易。刻木爲信。未嘗有。

渝者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數刻以多寡遠近不同剖而為二各執一如約時合之若符節也尚勢力弱役強貧役富貧者多時出為盜明時如清平落邦平越新添諸道口行旅伴少則不敢出諸塗今則行千里不持寸鐵蓋遠人之畏威懷德也慨白羽格以來夜郎自大漢武帝始通西南夷而楊僕樓船及後馬援銅柱以迄五月渡瀘七為擒縱南人始不復反唐宋時屢服屢叛大擾軍興明初傅沐二公帥師戡略數年始克至正統嘉靖萬曆年間順逆不常師武臣力

不知凡幾亦惟羈縻而已孰有如今日王師初下卽帖然耳列就編氓者哉惟在後之蒞茲土者宣布帝化董之以威柔之以德將見億萬斯年胥格其俗而為禮樂之鄉矣

姑蘇金人瑞聖歎著

娑婆世界釋尊住持華藏世界盧舍那世尊住持釋尊新成佛盧舍那本成佛也他方世界有阿彌陀佛住于極樂國土一花一世界非算數譬喻之所能及所以阿彌陀經為無問自說經首題佛說阿彌陀下

論者本即常木或一刻或數刻以多寡遠近不同剖
而為二各執一如約時合之若符節也尚勢力弱役
強貧役富貧者多時出為盜明時如清平落邦平越
新添諸道口行旅什少則不敢出諸塗今則行千里
不持寸鐵蓋遠人之畏威懷德也慨白羽格以來夜
而為歡樂之凝矣

帝外董文以淑柔之以蘇傑貝以萬洪辛香餘其谷
神然理江四嶺蘇知齊時琳亦送之蘇茲土昔宣帝
不味八送衣此舞樂而以蘇亦收今日王臨臨不唱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三

武林 王 掉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湖 山來

念佛三昧

姑蘇金人瑞聖歎著

娑婆世界釋尊住持華藏世界盧舍那世尊住持釋
尊新成佛盧舍那本成佛也他方世界有阿彌陀佛
住于極樂國土一花一世尊非算數譬喻之所能及
所以阿彌陀經為無問自說經首題佛說阿彌陀下

加不得一佛字。

然燈佛者。一微塵佛也。釋迦佛者。無量微塵佛也。釋迦佛者。名為病愈。阿彌陀者。名本無病。世尊說阿彌陀經。另一施設。與諸經不同。乃是為一切衆生。畢竟不能破我故。特地全舉法界。說你本住在極樂國土中。各各蓮花化生。有甚不好。譬如醜婦人。一般貯之。洞房深宮。亦自覺標致也。喜怒哀樂四字。以樂為極。所以知之學者。好之聖人。樂之即天地也。蓮花取相。連義曰蓮。三世相連花。有房房有蒂。因非實相曰花。一一衆生。各

坐一花。花開見佛。則見釋迦佛也。極樂國土。九品化生。上品上生者。乃是彌勒。一生補處。于此成佛。下品下生者。乃是阿鼻大地獄罪人。于此成佛。是人因犯極惡大罪。下阿鼻獄。有善知識。以種種因緣。唱阿彌陀佛。如千年暗室。一燈照之。而此罪人。聞此名字。地獄即在蓮花中。而此蓮花。即在極樂國土中。而此極樂國土。為阿彌陀佛世界。中此阿彌陀佛世界。乃即在無量大地獄內。一罪人之八識田中。是人總犯極惡大罪。不識阿彌陀名字。所以地獄應時粉碎。此謂

下品下生也。

菩薩不願住於惡濁世界。則不得不求生極樂。然而得生極樂。乃是果事。欲獲果者。先須造因。云何造因。念佛三昧是也。念佛之法。不可以妄心念于遙佛。亦不可以妄心念於妄心。何以故。妄心者是生死因。不能感通于本際故。以生死因不能感通故。故佛本不遙而遂遙也。復次。妄心念于妄心者。凡夫正爲妄心。連持至墮地獄。今復教以如是念佛。彼卽以前妄心爲念。後妄心爲佛。或以前妄心爲佛。後妄心爲念。如

是卽與世間流浪何異。是故此法所不應用。夫念佛之法。不應先見佛。次作念。正應先念成。次見佛。所以者何。若先見佛。佛是何事。如是名爲大妄語人。又卽使感應道交。佛或示現。然佛來尋念佛去久矣。又况能念正是妄心。妄心何可唐突於佛。所謂先念成。次見佛者。念是實佛。是假菩薩。以本際爲念。而以妄心爲佛。問。何故不以妄心爲念。本際爲佛。答。本際者不可見。不可見。則不能令行人發歡喜心。又本際纖塵不立。若行人於念處用力。卽大不應。又師子乳用玻

瓊盞盛他器不受。若行人欲以妄心念本際。辟如毒器盛師子乳。終竟不受。又念佛三昧對住生死。若用妄心追逐。終入生死海無疑也。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四

武林 王 晔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佛解六篇

新安畢熙暘嶠谷著

振篇

佛者。振也。振人而成佛也。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振字註脚也。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如何是佛。曰乾矢橛。此振之之法也。何以爲振之之法也。有人于此。或執扇

子或執茶椀。或執拄杖。試問之曰：此是何物？人必曰：扇子。曰：茶椀。曰：拄杖。有佛于此。或執扇子。或執茶椀。或執拄杖。試問之曰：此是何物？佛非棒，即喝矣。非棒，即喝者，麻三斤。乾矢橛之象也。曰：扇子。曰：茶椀。曰：拄杖。人之象也。人之象者，人之知也。其曰：扇子。曰：茶椀。曰：拄杖者，知之直也。人之生也，直。此知之所以從矢也。其棒其喝者，非不知目前是扇子，是茶椀，是拄杖，而不曰：扇子。茶椀。拄杖者，欲振此知也。振則不直，不直則橫。人直生，禽獸橫生。人之異于禽獸者，以直橫

之別也。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振知之性也。謂一切衆生，皆有人性，可乎？孟子言：犬牛之性，非猶人之性。此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也。

覺篇

予之以振解佛也。有愛而誦之者，有駭而異之者。愛而誦者，什一。駭而異者，什九。此無他，以鄙言為未經前人已道之言耳。欲知前人已道者，其以覺訓佛乎？然以覺訓佛，而不識覺之何以為覺，猶然不識佛矣。夫覺者，見也。見而未學也。孔子曰：以思無益，不如學。

也。蓋既覺必繼之以學也。佛乘則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乃學前之覺也。有覺無學止。可謂之見。不可謂之知。夫見山見水。人如是。佛如是。禽獸亦如是也。見山曰山。見水曰水者。人也。見山曰水。見水曰山者。佛也。見山而不知山。見水而不知水者。禽獸也。夫見山水而不知爲山水。則必見父母而亦不知爲父母矣。此聚塵之所由來也。見山曰水。見水曰山。此以糊餅爲饅頭之象也。糊餅饅頭何異。趙高鹿馬其流禍可勝道哉。弑父媼母勢所必至。由辨之不早辨也。

夫見山曰山。見水曰水。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原也。以是知覺之不可廢學也。學者何學。孝學弟也。有子論孝弟而謂爲仁之本。其得夫子論學之旨也微矣。論語首記夫子之言。而卽繼之以有子之說。非無謂也。覺者何。覺性也。覺仁也。覺性之仁之空也。覺性之仁之空而不知仁之實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空之與實其義相反。孟子揭一實字以立論于千古之上。其功已垂著于千古之下矣。予之所言亦敬遵乎孟子而已矣。有何異之可駭乎。

茂禮篇

吳叔子問儒釋同異。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佛亦能焉。但動之不以禮耳。叔子曰：佛有戒律，得非禮乎？子曰：非禮也。禮有等級，親親尊賢，禮所生也。佛法平等，無有高下，其不親親可知矣。其無等級可知矣。且禮定于祭祀，佛無祭祀也。叔子曰：佛氏有齋天禮懺，啖口科儀，豈無祭祀之意乎？子曰：佛氏齋天禮懺，啖口科儀，可謂得觀卦盥而不薦之餘意，不可謂全得聖人祭祀之意也。聖人之祭祀，莫重于郊天。

郊者何？謂天地人三者相交也。郊天，天子之事。佛氏齋天，以衲僧而行。天子之事，其非禮孰甚焉？叔子曰：禮懺啖口，豈無驗乎？子曰：禮懺一法，近于子路所云也。人有過而內自訟，卽禱也。豈俟其有病而後禱爾？神祇乎？若所謂啖口賑孤之說，其法與張道陵書符遣將相似。羽士稍知靜功，便不屑習書符禪僧。稍知向上，一著便不屑習禮懺啖口。豈有吾儒學聖賢之道而爲此等所惑耶？叔子曰：然則佛氏所行，全無禮乎？子曰：佛氏所行，皆僭禮也。其曰宮殿居室，僭也。曰

法王名號。僭也。曰監院。曰都監。職事僭也。夫禮者。聖人之所立。使堯未舉舜。舜亦終身立于溪山野人之中而已矣。孔子為魯司寇。立于司寇也。立者止也。為人臣。止于敬禮也。為僧而僭稱法王。禮安在哉。立于禮者。止于至善也。動之不以禮。故曰未善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久為賊僧竊去而不知。此儒門之失也。讀史者。但知王莽曹操為亂。臣賊子而不知佛氏為吾儒大盜之魁。讀史而不明道。讀史何益乎。

佛性篇

殺天下之人者。佛也。竊聖人之位者。亦佛也。佛之大戒有三。已自犯其二矣。其所以見重于世者。徒以不好色已耳。然其所以悖謬于聖人者。亦正以此。聖人欲成家國天下。必先誠意。意成則家國天下亦成。而其所以誠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者。莫先于辨別其好惡。聖人之意。好好色。當知家國天下之人之意。亦好好色。聖人之意。惡惡臭。當知家國天下之人之意。亦惡惡臭也。此聖人好惡之正也。佛氏糞掃為衣。是好惡臭也。斷絕恩愛。是惡好色也。好人之所惡。惡人

之所好。此所謂拂人之性也。佛者拂也。拂人之性者。佛性也。雞犬以糞爲食。蓋不知惡。惡臭也。鶯馬啄蹂好花。蓋不知好好色也。故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性者。拂人之性也。其所謂割截身體。立雪斷臂。剃除鬚髮。捨身喪命。皆所謂蕩必逮夫身也。或者曰。吾子之言。是則是矣。然則聖人教人好好色乎。曰。非也。好好色。性也。人所同也。好好色而不至于邪淫。禮也。聖人之所獨也。故曰必慎其獨也。非禮勿視。此聖人示顏子慎獨工夫也。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於

詩者。好好色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也。立於禮者。好好色而不至於邪淫也。琴瑟友之。是也。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以禮會。謂閨房之中。相敬如賓。朋也。此友之之義也。樂者樂也。聖人慎獨。已至自慊。此所謂成於樂也。成於樂者。鐘鼓樂之。是也。佛氏視此一切因緣。皆謂之惡。是其所以悖謬於聖人者。正以不知好惡也。不知好惡者。意不誠也。意不誠者。不成其所以爲意也。不成其所以爲意。又安能成家國天下乎。

往來。天地相交之道也。交可絕乎。佛氏一切掃盡。不許此往。不許彼來。故曰如來。如來者不來也。此正易卦之離。突如其來如之象也。孔子曰。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無所容者。焚如死如棄如也。焚者何。其紅鑪點雪之謂乎。死者何。其一念不生之謂乎。棄者何。其空諸所有之謂乎。明兩作謂之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明之道。本于生生。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者。以日月之往來也。往生來來生往來往相生。斯繼矣。繼則不絕。絕則不繼。佛之道。絕道也。佛視一切萬物。皆

為業緣。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轉則不來矣。不來則不格矣。物格者。物來也。知至者。知往也。知無時不往。物無時不來。知往來何罪乎。亦貴乎。彰之察之而已矣。

東山不實篇

吾讀易。至修辭立其誠。因以知誠之為義也。誠之為言。成言也。言發于意。出于口。至于物之謂成。離物無知。離言無誠。誠從言。知從口。知誠一貫也。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也。然則成言便為誠乎。曰然。然

則猩猩鸚鵡亦誠乎。曰否。猩猩鸚鵡之言。猩猩鸚鵡之言也。非人言也。非人言者。不成其為言也。不成其為言者。言之不實者也。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曰。東山水上行。山豈能行于水上者哉。今日東山水上行。是不實言也。不實言者。佛言也。非人言也。佛言轉物。人言格物。轉物物空。格物物實。大易之學。實學也。朱子訓誠曰。實。其有見于此也。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五

武林 王 暉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漁洋詩話

新城王士禎阮亭著

五言

昔荀綽撰五言詩美文。其書不傳。而昭明之選。所錄五言詩。自漢迄齊梁。甚具。學詩者宗焉。然其中頗雜四言。又公讌應教諸篇。率多蕪雜。予撰漢魏六

朝五言詩。視蕭邁微有異同。至其菁英。鮮闕略矣。樂府別是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漢人廬江小吏。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敘事措語之妙。愛不能割。班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被之樂府。何非詩耶。至曹氏父子兄弟。往往以樂府題。敘漢末事。謂之古詩。亦可故。並多採摭。若六朝子夜讀曲等歌。悉不載。齊梁以後短句。已是唐律。唐絕。楊用修五言律祖。既有專書。茲頗取其警策。絕句亦然。

十九首之妙。如無縫天衣。後之作者。顧求之鍼縷。襞積之閒。非愚則妄。此後作者。代興鍾記室之評。躐矣。愚嘗論之。當塗之世。思王為宗。應劉以下。羣附和之。惟阮公別為一派。司馬氏之初。茂先休奕。二陸三張之屬。槩乏風骨。太冲挺拔。崛起臨菑。越石清剛。景純豪雋。不減於左。三公鼎足。此典午之盛也。過江而後。篤生淵明。卓絕後先。不可以時代論矣。

宋代詞人。康樂為冠。諸謝奕奕。迭相映蔚。明遠篇體。驚奇在延年之上。謝之與鮑。分路揚鑣。仲偉之品。

於明遠多微詞。愚所未解矣。

齊有元暉。獨步一代。元長輔之。自茲之外。未見其人。梁代右文作者尤衆。繩以風雅。略其名位。則江淹何遜。足爲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翼。固知此道真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陵。身參佐命。遂能劫持一代文柄也。

陳朝寥寥。孝穆稱首。總持流品。視徐未宜並論。然華實兼美。殆欲過之。子堅蕪累。愧其名矣。

北朝魏齊之間。顏介最爲高唱。高敖曹短章不減斛律金。二君可敵南朝沈慶之曹景宗矣。邢魏之流。未強人意。劉昶蕭愨。踰淮不化。亦未易才。後周寥寥。雁得子淵子山。二人之才。一時瑜亮。而鍾儀之悲。開府爲至矣。

隋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羣下。長城白馬二篇。殊不類陳隋閒人。楊處道沉雄華贍。風骨甚邁。已關唐人陳杜沈宋之軌。非餘子所及也。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功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

繼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詠懷景陽雜詩。貞元元和閒。韋蘇州古淡。柳柳州峻潔。二公於唐音之中。超然復古。非可以風會論者。今輒取五家之作。附於漢魏六代作者之後。李詩篇目浩繁。厘取古風。未遑悉錄。然四唐古詩源流。可略觀焉。

右略論五言升降之變。如此卷之繁簡次第。雖視當時作者輩行篇什多寡。然風氣轉移。頗示疆畛。如阮籍別於鄴下諸子。左思別於北武諸家。叔源列於諸謝。何遜江淹冠於沈范。諸如此類。且存微旨。

覽者遇於意言之外可焉。

七言

愚撰五言詩竟。復鈔古逸。漢魏迄唐宋金元諸家長句。爲七言詩若干卷。謝太傅問王子猷云。何七言詩對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如水中之鳧。此命名所自也。

七言始於擊壤歌。雅頌之維昔之富。不如時。予其懲而悲。後患學有緝熙於光明。至臨河歌。南山歌。以下其辭匪一。皆七言之權輿也。鈔古歌一卷。若皇

娥白帝二歌屬王嘉僞撰。則附錄卷末。

大風垓下。肇始漢音。至武帝秋風栢梁。其體大具。曹子桓燕歌行。陳孔璋飲馬長城窟行。皆唐作者之所本也。六朝惟鮑明遠最爲適宕。七言法備矣。鈔漢魏六朝詩一卷。梁陳隋長篇頗多。而氣不足以舉其辭。沿及唐初。益流繁縟。愚均無取焉。

明何大復明月篇序。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其調反在少陵之上。矧矣。然遂以此槩七言之正變。則非也。二十年來。學詩者。但收王楊盧駱數篇。轉

相仿倣。膚詞剩語。一唱百和。是豈何氏之旨哉。今略取李嶠以下。氣格頗高者。得四篇。以見六朝入唐源流之槩云。鈔初唐詩一卷。

開元大曆諸作者。七言始盛。王右丞李東川暨高岑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爲剏獲。今鈔盛唐五家之作爲一卷。王龍標崔司勳。開取一二附之。

詩至杜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無異詞。七言大篇。尤爲前所未有。後所不逮。蓋萬古元氣之奧。

至杜而始發之。今別於盛唐諸家。鈔杜詩一卷。

杜七言千古標準。自錢劉元白以來。無能步趨者。貞

元元和開能學杜者。惟韓文公一人。鈔韓詩一卷。

李義山韓碑一篇。追配昌黎。附之卷末。

宋承唐季衰陋之後。至歐陽文忠公。始拔流俗。七言

長句。高處欲追昌黎。自王介甫輩。皆不及也。廬山

高一篇。公所自負。然殊非其至者。鈔歐陽詩一卷。

歐陽公見蘇文忠公。自謂老夫當放此人出一頭地。

蓋非獨古文也。唯詩亦然。文忠公七言長句之妙。

自子美退之後。一人而已。鈔蘇詩一卷。文定視文

忠。邾莒矣。今略十餘篇附之。以備看山一家之詩。

蘇文忠公。凌蹕千古。獨心折山谷之詩。數效其體。前

輩之虛懷。如是。後世腐儒。乃謂山谷與東坡爭名。

何其陋耶。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

之雄。自闢門庭。宋人作江西宗派圖。極尊之。以配

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鈔黃詩一卷。

元祐文章之盛。推蘇門六君子。黃嘗自負其詩。在晁

張之上。顧无咎七言佳處。頗得文忠之逸。叔用具

茨集寥寥無多。一鱗片甲。殆高出无咎之上。議者
以為惟陸務觀能髣髴之。非過論也。鈔二晁詩一

卷。

南渡氣格。下東都遠甚。惟陸務觀為大宗。七言遜杜
韓蘇黃諸大家。正坐沉鬱頓挫少耳。然竟非餘人
所及。鈔陸詩一卷。

南渡以後。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金元之間。元裕
之其職志也。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鈔元
詩一卷。中州集載劉迎無黨長句數篇。風格獨高。

附錄。

元詩稱虞楊范揭。道園自負。如漢庭老吏。愚數觀學
古錄。其詩誠非三家所及。恨篇什寡耳。鈔虞詩一
卷。劉靜修刻畫遺山。閒有可采。略取數篇附之。

元詩靡弱。自虞伯生而外。惟吳立夫長句。瑰瑋有奇
氣。雖疎宕或遜前人。視楊廉夫之學飛卿長吉。區
以別矣。淵穎集。宋文憲公所編。今略其合作。鈔吳
詩一卷。

有明一代。作者眾多。七言長句。在明初則高季迪劉

子高為最後則李賓之。至何李學杜。厭諸家之坦
迤。獨於沉鬱頓挫處用意。雖一變前人。號稱復古。
而同源異派。實皆以杜氏為崑崙墟。近日錢受之
七言學韓蘇。其筆力學問。足以赴之。愚於明詩別
有論次。此鈔不及云。
愚鈔諸家七言長句。大旨以杜為宗。唐宋以來善學
杜者則取之。非謂古今七言之變。遂盡於此。觀唐
人元白張王諸公。悉不錄。正以鈔不求備故也。舉
一隅以三隅反。其在後之君子。
正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六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文房約

新安江之蘭合徵著

約者檢束也。有誠之之義焉。焉用誠。蓋窗明
几淨。筆墨精良。中有幽人。探蹟索隱。含英咀
華。或師友敦學。或獨寐寤歌。頤生則閉息反
觀。遣懷則解衣旁礴。安可有韻之賓。敗意

之事耶。作文房約。

談市井

居闌闔之中。爭錐刀之末。五都駟僮。掉其三寸柔。舌招致菜。備喋喋利口。固其宐也。文房何地。語亦如之。則所謂敬業樂羣。為何事乎。凡我同人。先須革此。

競綺麗

襤褐不完。捉襟肘見。志於道。頗能安之。彼衣輕策肥。中紺而表素者。對之。反有慚色。又何必金玉。

其外而敗絮其中乎。

狼藉文史

牙籤錦軸。充架盈筥。誰甲誰乙。信手拈來。雖李清照。敏慧過人。當亦置放有序也。何物沒字碑。強稱檢閱。未及終篇。拋擲而去。真俗不可醫耳。

雅器位置無次

語曰。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言其有倫次而遠穢也。一室之中。則有竹几。繩牀。藥爐。茶竈。一案之上。則有子墨。楮卿。膽瓶。雀硯。務令頓措。

得宜拂拭精潔。不然則龍池生壁蝨。虎子養溪魚。之謂所不免矣。

碁畢不斂子入奩

中郎以圍碁為坐隱。所以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稽古之餘。偶一及此。亦非文房之所厲禁。獨是對壘不終局。或碁畢不斂子。此皆呼盧博塞。惡負喜勝者之所為。吾無取焉。

對花不煮茗

詩書涵聖脉。草木棲神明。一草一木當其舍。香吐

艷倚砌臨窗。真足賞心悅目。助我幽思。亟宜烹蒙頂石花。悠然飲啜。反此者非。

鼓琴不焚香

刺船入海。吾師怡情。動操揮絃。文王在目。琴固聖人之樂也。爐香馥郁。則縹緲餘音。隨篆烟而圓裊。若草率從事。是王門伶人矣。

不滌硯

端溪龍尾石。多瑩潤。若不勤加洗滌。是西子蒙不潔也。以之作書。則春蚓秋蛇。動成澀滯。以之作畫。

則薄霧輕烟。未由蒸染矣。飲佳茗不盡。及漱。不扶輿沉滢。往來于奇峰怪石間。結成佳茗。故幽人逸士。紗帽籠頭。自煎自喫。車聲羊腸。無非火候。苟飲不盡。且漱棄之。是又呼陸羽為茶博士之流也。飲酒至吐。酌酒罵座。已足可憎。若狂飲至吐。則胸中奇文。俱傾并瀉。人皆掩鼻而過之矣。

九天飛唾珠玉隨生。喻文之佳也。非唾也。不知其然。尤而效之。十斛灰不足洗其胃。

唱弋腔

文思清苦之時。良朋雅敘。酒後耳熱。唱予和汝。亦足以適。至若拍板門槌。大家謦譁。顧曲周郎。聞之却走。豈復辨其移宮換羽哉。

下象棋

空圍碁子聲丁丁然。東坡居士不喜圍棋。且聞聲而喜。若象棋。則牧奴販負。環聚喧闐。教以走車槩。

卒其人其技直當與擔糞比肩而數也。以去車屎黏物不拭案。

不拭案則觸污經史。且招青蠅斷不可也。

用字紙包裹除穢

六法既備體象無遺莫尊乎字。觀等音反切諸義。悉本天地自然。聖人因而指示。倘不加珍惜是不畏天命也。况用之包裹除穢乎。

喫烟噴人面紙煤四擲

烟之性味本草所不載。不知昉于何年。今則遍滿

宇內無人不嗜。名之曰相思草。賓朋醮會雲霧塞空。尤可駭異者。豪右之門。召集女客。不設簾箔。觀劇飛觴。二八妖鬟。手擎烟具。先嘗後進。一如姣童之奉其主。甚至含烟緩吐。視生旦之可意者而噴之。無所顧忌。噫。濶達大度。舉世幾同。韓熙載矣。夫衆醉獨醒。爲千夫所指。亦殊不必。然文房雅地。喫烟噴人面。亦不可也。紙煤四擲。則又熒熒不滅。炎炎奈何矣。

掛丁畫

檀几叢書

文房約

五

二集

五日一石十日一水。非工于畫。工于神也。今人求工于畫。則金碧輝煌。燦然奪目。不曰十洲。即曰小李。售贗鼎者。接踵其門。此髮人之技。于文房奚宜。

捫爐

赤手捫爐。則生螺紋。且損精采。

畫棹

無紙可書。不難多種蕉葉。何必塗鴉在案。豈欲如右軍之興。到筆隨。龍蛇滿几耶。

折花

芝蘭玉樹。生于庭堦。不知費幾許栽培。折而傷之。定非韻士。昔折花詞云。說與折花人道。須插向鬢邊斜。因花及人。非真惜花者。

鼷鼻書聲

善讀書者。聲調抑揚。紙窗竹屋。風雨淒然之際。聞之心形俱寂。躁氣全銷。若鼻氣不利。而強効顰。即謝東山作洛生咏。所不取也。

文士習氣

香雪齋主人嘗贈友詩云。可怪讀書庸。滿面之乎。

字不若商賈人滿腹江湖事。習氣可乎。雖抱鼓折磬。有似於迂。至于脊下尻高。而為旁觀所恥。則又大不可也。

近憂遠慮。在集木臨谷者之所不可無。然窘若拘囚。無瀟灑趣。雖天機開發。文興勃然。亦因之而中阻。矧能怡情悅性。探元珠于赤水乎。終當戒此。

蕙

近憂遠慮。在集木臨谷者之所不可無。然窘若拘囚。無瀟灑趣。雖天機開發。文興勃然。亦因之而中阻。矧能怡情悅性。探元珠于赤水乎。終當戒此。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七

武林王 暉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湖 山來

蕈溪自課

四明馮京第躋仲著

日課第一

一日十二時。晝夜平分之。以卯正四刻。合酉正初刻。為一時。故率計六時而立課。或以八時為斷。聞之。人生於寅。恒言一日之計在寅。是時至寅。即當

作矣。亥。迺。人。定。而。為。定。昏。是。戌。未。盡。猶。未。宜。定。也。
一。日。之。功。必。始。於。寅。終。於。戌。詩。云。夙。興。夜。寐。其。在。
是。乎。合。計。一。日。得。九。時。七。十。二。刻。寸。陰。苟。無。
虛。度。卽。性。鈍。齒。長。皆。不。足。致。恨。也。漢。食。貨。志。所。云。
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注。以。為。每。日。半。夜。為。一。月。
增。十。五。日。則。是。一。歲。得。四。百。四。十。日。假。使。甯。越。十。
五。歲。卽。二。十。二。年。有。半。功。矣。凡。課。以。至。簡。為。主。常。
以。其。功。什。之。三。為。課。使。有。餘。力。如。資。性。可。萬。言。者。
只。以。三。千。言。為。率。然。課。必。滿。程。始。止。誓。心。師。友。鬼。

神。日。不。足。以。夜。繼。之。夜。不。足。以。申。且。繼。之。非。疾。勿。
休。非。君。父。之。命。勿。奪。所。課。既。足。輒。益。其。功。以。多。為。
貴。不。復。程。限。

旦明寅 溫已讀書課誦以篇計每背誦 如千遍

朝明卯 念未讀書課誦以行計每授 如千遍

蚤食辰 課同卯時

或須酬應人事對賓朋卽撤此時為之過
此下簾謝絕若入山閉廬禮俗之事一切

都廢

禺中巳 鈔書以字計。每行幾字。鈔凡幾行。

正中午 飯罷臨法帖以字計。真篆百字行草倍

之。

日昃未 學射發五乘。於野則射。於室則學張弓。

日旰申 作詩一篇。日課一詩。此陸放翁法。

日暮酉 著文一篇。大篇以戌繼之。

黃昏戌 任意觀諸部書。定課如干。葉增課無限。

或佐以飲酒。如蘇子美法。晝勿飲酒。妨功。

有賢人至。則以講論代讀誦。遇燕席先畢。

課乃赴。不則夜歸補之。丘仲宗以中宵鐘

鳴為限。蘇子瞻雖醉歸。必觀書至三更。以

亥子丑三時偃息。比之古人終夜不寐者。

已為懈矣。

旬計第二

旬計以浹旬課十日也。

誦過某書 如干

作過某詩文 如于

不及輒補其數。毋俾過旬。

月要第三。其要彌月課三旬也。

壹如旬計。

時會第四。

時會以一時課三月也。

誦過某書。如千。成誦者。如千篇。

歲成第五。

歲成以一歲課四時也。

大計其功。諸書脫忘。詩文章抹棄者。不入計。

帳各得共。如千篇。簿錄置案上。除夕以牲醴。

果餌勞書籍研筆之神。訖即自臨饗之。為五。

臟神作供焉。此賈島法也。

一分歲法。

歲朝治經史。自正月至四月。為歲朝。歲中治詩賦。自五月至八月。為歲中。

歲夕治舉業。自九月至十一月。為歲夕。

二分時法。

孟月治經。仲月治史。季月治詩賦。三時為三冬。

治制舉業。

曹九農書 葦溪自課

三分月法

奇月治古文詩。偶月治制舉業。

四分句法

上句治經史。中句治詩賦。下句治制舉業。

課法四則。予皆嘗試行之。有效。蓋功必分治者貴。精專也。大抵遠科場。用分時分歲法。近科場。用分旬分月法。學者惟所取擇。其在仕學。去舉業。別治他功。或專通今事可焉。若專門治舉業者。非課所問。

讀書三要

讀書有三要。一曰日有成課。朱子讀書法云。寬著期限。緊記課程。夫今日作。明日輟。雖一覽萬字。一目十行。終何益。成課有功。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木雖穿石。鐵杵作鍼。不爭寡博。遲速。但觀克成。若何耳。一曰讀書不如鈔書。古人讀書皆經手鈔。蓋有三益。一加簡練。一備遺忘。一兼學書法。不爲家不蓄書也。凡讀經史。其義欲全部貫通。其文欲逐字採掇。有全鈔。有適鈔。此巾箱自備本也。一曰通一書畢。始治一書。

讀書之患。只是愛博不精。欲速不詳。蘇子瞻教人看漢書。作數次讀。各以其類求之。學成八面應敵是也。朱子云。讀書之法。須從頭至尾。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此言極為簡要。益一
予幼聞師訓六字曰。熟讀書。多作文。蓋書熟讀則自明。文多作則自工。此雖不資師友可也。古人讀書每授數百遍。句句分明。朱子家訓論此最詳。所云讀書心眼口有三到是也。

作文一字訣

嘗論作文有一字訣曰。改草本既成。宜粘著墻壁。時時就觀。改之。旬日後。詳定始脫草。此歐陽文忠公法也。

附 自課庵銘

銘曰。吾以黃卷為師。輔以筆研為朋友。以丹黃為講論。以誤書難字滯義為榘楚。以四庫為收漁資。糴以環堵為天地六字。古人與語。古人與處。蓋此庵更始於秦火之餘。代有主者。至予而又一易主。

於是安居而自課焉。吾又何恨乎寡儔而抄侶邪。

備以題辭為天賦六中詩人與儒詩人與

斯論以地書報守常疑或疑其以抄或

論曰吾以詩卷或論以地無或無文以抄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備以題辭

